



世界名著百部

Shijie Mingzhu Baibu

巴黎圣母院

[法] 维克多·雨果 / 著

路 阳 / 译

Notre-Dame de Paris

值得信赖和典藏

全译本

轰动世界的长篇小说，浪漫主义文学的里程碑

小说以十五世纪路易十一统治下的法国为背景，通过一个纯洁无辜的波希米亚女郎惨遭迫害的故事，揭露了教士的阴险卑鄙，宗教法庭的野蛮残忍，贵族的荒淫无耻和国王的专横残暴。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巴黎圣母院

[法] 维克多·雨果 著 路阳 译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黎圣母院 / (法) 维克多·雨果著; 路阳译. --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193-0130-9

I. ①巴… II. ①维… ②路…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9395 号

策划编辑: 陈赫男

责任编辑: 侯莹 胡蔓青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内文插画: 李丽琼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100006)

网 址: www.qypublish.com

自营网店: <https://qycbs.tmall.com> (天猫旗舰店)

<http://qycbs.shop.kongfz.com> (孔夫子旧书网)

<http://www.qypublish.com> (群言出版社官网)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联系电话: 010-65267783 652638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印 刷: 三河市耀德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32

印 张: 13

字 数: 374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93-0130-9

定 价: 23.00 元



编委会



● 总 策 划 王丙杰 孙世祥

● 编 委 翟民安 施 晗 枫 雨 王士汤
张 敏 王盈盈 姚桂芳 兰 心
苏易城 金远东 刘 锦 王 鑫
文 翊 李 淼 蓝心彤 文冬英
张艺茹 张子悦 于文婧 刘 畅



经典文学名著是人类生活的教科书

前言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 19 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是雨果探索人类命运后完成的杰作，和《悲惨世界》《海上劳工》一起被称为“人类命运三部曲”。

维克多·雨果（1802—1885），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军人物，人道主义的代表，有“法兰西的莎士比亚”的美誉。雨果几乎经历了 19 世纪法国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亲眼见证了法国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全过程。在此过程中，他的文学主张也从保王主义一步步蜕变成了共和主义。雨果的创作生涯长达六十多年，创作了多部优秀的诗歌、小说、剧本及哲理论著等，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

《巴黎圣母院》出版于 1831 年，是雨果浪漫派小说的代表作，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极大轰动。因为当时雨果受到了 1830 年革命的影响，所以这部小说具有非常鲜明的反封建、反教会思想。这部小说以 15 世纪的法国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巴黎的悲剧故事。在故事中，道貌岸然的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因为贪恋爱斯梅拉达的美色，就让又丑又聋的撞钟人卡西莫多将其掳走，幸好为英俊的弗比斯队长所救，于是爱斯梅拉达爱上了弗比斯。然而就在爱斯梅拉达和弗比斯幽会的时候，弗罗洛因为嫉恨派人刺伤了弗比斯，而爱

Y 巴黎圣母院

斯梅拉达被当作女巫抓了起来。弗比斯作为爱斯梅拉达的恋人，没有去拯救她，反倒是卡西莫多因为受到过爱斯梅拉达的小恩惠，千方百计地去营救她，但并没有成功，最终爱斯梅拉达还是被处死了。认清弗罗洛真面目的卡西莫多将他推下了钟楼。卡西莫多怀着对爱斯梅拉达无私、质朴、永恒的爱，随着爱斯梅拉达死去。

在这个故事中，作者极力歌颂了爱斯梅拉达和卡西莫多的崇高，揭露了弗比斯和弗罗洛这两个上层人士的虚伪、卑鄙，通过美与丑、善与恶的强烈对照，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奇异、绚烂的画面。另外，作者对巴黎的下层百姓给予了极大的赞扬，虽然他们举止粗暴，但都善良、正直、勇敢，会为了救无辜的爱斯梅拉达攻打圣母院。这与统治阶级的卑鄙、凶残、丑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不仅因为故事非常吸引人，更因为作者在里面融入了自己对人类命运的思索，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还具有相当深刻的社会意义。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才能在近两百年的岁月中，不断被翻印、重版，让一代代读者感受它的魅力。

目录

第一卷	1
一 大厅	1
二 皮埃尔·甘果瓦	12
三 红衣主教大人	19
四 雅克·科珀诺尔	24
五 卡西莫多	33
六 爱斯梅拉达	39
第二卷	42
一 险情丛生	42
二 格雷沃广场	44
三 用爱来对待打击	46
四 夜晚在街上盯梢倩女的种种麻烦	55
五 麻烦接踵而至	60
六 摔破的罐子	62
七 新婚之夜	78
第三卷	89
一 圣母院	89
二 鸟瞰巴黎	96
第四卷	116
一 善良的人们	116
二 克洛德·弗罗洛	119

三 猛兽的牧人自己更凶猛	124
四 狗与主人	130
五 克洛德·弗罗洛(续)	131
六 不得民心	136
第五卷	138
一 圣马尔丹修道院院长	138
二 这个要消灭那个	147
第六卷	159
一 古时司法公正一瞥	159
二 老鼠洞	168
三 一块玉米饼的故事	171
四 一滴水,一滴泪	187
五 玉米饼故事的尾声	196
第七卷	197
一 靠羊儿守秘密的危险	197
二 神甫和哲学家是两回事	210
三 钟	216
四 命运	218
五 两个黑衣人	227
六 弗比斯·德·夏托佩尔队长	231
七 妖僧	235
八 临河的窗子	239
第八卷	245
一 银币变枯叶	245
二 银币变枯叶(续篇)	253
三 银币变枯叶(续完)	257
四 抛掉一切希望	259
五 母亲	268
六 三人心不同	272

第九卷	287
一 热狂	287
二 驼背、独眼、跛脚	293
三 耳聋	295
四 陶土和水晶瓶	297
五 红门的钥匙	306
六 红门的钥匙(续)	307
第十卷	311
一 甘果瓦妙计连生贝纳尔丹街	311
二 您当流浪汉去吧	320
三 欢乐万岁	321
四 一个帮倒忙的朋友	328
五 法兰西路易大人的祈祷室	343
六 小刀在闲荡	369
七 夏托佩尔援救来了	370
第十一卷	372
一 小鞋	372
二 白衣美女	395
三 弗比斯结婚	403
四 卡西莫多结婚	404

第一卷

一 大厅

今天距离巴黎人被老城、大学城和新城三重城垣里一片轰鸣的钟声震醒，已经有三百四十八年六个月零十九天了。

1482年1月6日这一天，在历史上并非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一清早便使群钟轰鸣、万民齐动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好值得大写特写的。那既不是庇卡底人或勃艮第人的进攻，也不是抬着圣龕的仪式行列，不是拉阿斯葡萄园的学子起来造反，不是“尊贵的国王陛下”的入城式，更不是在巴黎司法广场对男女扒手们进行赏心悦目的绞刑，甚至不是15世纪常见的那些盛装的戴翎毛的使臣们的莅临。就在两天前，就有一支这样的人马——弗朗德勒的使节，为法兰西王储和弗朗德勒的玛格丽特公主缔结婚约而来到了巴黎。他们的到来使波旁红衣主教非常厌烦。因为要想取悦国王，就不得不对这些吵吵闹闹、土里土气的弗朗德勒市长们笑脸相迎，并且用许多“寓意剧、滑稽剧和闹剧”，在他的波旁官邸招待他们，但谁也没想到，府邸门口的华丽帷幔全部被一阵倾盆大雨浸没了。其实，1月6日，这个约翰·德·特洛瓦所说的“使全体巴黎民众情绪激动的日子”是一个从远古以来既是庆祝主显节又是庆祝愚人节的日子。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已经习惯在这两个重要的节日一起庆祝了。

④ 巴黎圣母院

庆祝活动是提前就安排好的，这一天，将在河滩放焰火，将在布拉克小教堂种植五月树，司法宫还会上演圣迹剧。身穿胸前缀有白十字的紫红羽缎上衣的府尹衙役们，已经拿着喇叭在街上做宣传了。

天刚刚破晓，举办活动的三处场地就已经被从各个方向涌来的巴黎的全体市民围满了。他们要么把房门锁上、要么把店铺关了，然后赶向自己心仪的活动场所，他们有的人是要去看看五月树，有的人是想要去观看圣迹剧，有的人则是想去观看灿烂的焰火。不过，真正值得称赞的是巴黎爱凑热闹的游闲之辈，这种自古就很有头脑的人绝大多数都选择了焰火，因为这正合时节；或是去看圣迹剧，因为它要在司法宫演出，而屋顶严实、门窗紧闭的司法宫有足以抵御寒冷的门窗、墙壁和屋顶。最后，唯独那棵开花不多的五月树孤零零地竖立在布拉克小教堂的墓园里，在一月的天空下冻得发抖，没什么前来观看的人。民众们知道，要来观看圣迹剧演出的还有前天抵达巴黎的弗朗德勒的使臣们，他们也观看将在同一个大厅里举行的狂人教皇的选举，因此人群主要涌入通往司法宫的各条大街。在当时，司法宫大厅被誉为是“举世无双的大厅”（诚然，索瓦尔还没量过蒙塔吉古堡的大厅的大小），但是，这一天要挤进去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司法宫广场上万头攒动，站在窗口看热闹的人们只看见一片人的海洋，而广场的五六条街口就像是通到海洋的河口，随时吐送着一股股人流。广场形如参差不齐的一片水域，而四周这儿那儿突出宛若一个个海岬的墙角，被不断扩大的浪涛汹涌的人流冲击着。司法宫宏伟的峨特式正面的中央有一个高大的台阶，两股人流不停穿梭。这是因为，人流在居中的台阶底下分散后，又以波涛翻腾之势，向两侧斜坡扩散开来。这座大阶梯不断向广场倾泻人流的情景，正像是万丈飞瀑落入湖泊。喊声、笑声、千万人杂沓的脚步声，汇成一片巨大的喧哗海洋。不一会儿，这声响，这喧哗，随着人流的折回、混乱或旋转，益发震耳欲聋。这是因为府衙的一名弓箭手在推人，或是一名捕头骑马横冲直撞，拼命维持秩序。这种令人叫绝的传统，由府衙传给统帅衙门，由统帅衙门传给骑警队，再从骑警队传给今日的巴黎警察总队。

在所有的门口、窗口、天窗口、屋顶上密密麻麻聚集着成千上万张市民们的面孔，和颜悦色、安详朴实地凝望着司法宫，他们只要凝望着嘈杂人群，也就心满意足了，因为时至今日，巴黎还有许多人乐于观看那班爱看热闹的人，再说，令我们感到非常有趣的是，在一堵人墙的后面正发生着什么事。

假如我们这些活在 1830 年的，能够有幸混杂在这些 15 世纪的巴黎人中间，同他们一道拉拉拽拽、推推挤挤、跌跌撞撞地走进这样的司法大厅（它在 1482 年 1 月 6 日这一天显得何等狭小），那景象就不是既无兴趣、又无吸引力的了，我们会觉得周围这些很古老的事物都显得十分新鲜。

如果承蒙看官同意，我们不妨就竭力开动脑筋，想想看官跟我们一道，随着穿着短上衣、半截衫、短袄的嘈杂人群，跨进大厅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起先只听见一片嘈杂声，只感到一阵眼花缭乱。我们头顶上是尖形双拱屋顶，木雕贴面，天蓝色彩绘，装饰着金色百合花图案；我们脚下是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面。离我们几步远是一根高大的柱子，然后又是一根，又是另一根，一共有七根巨柱在大厅里形成纵列，从横的方面支撑着双尖拱的起拱点。头四根大柱的周围摆着几个杂货铺，闪烁着玻璃片和金属箔片的亮光；后三根大柱的旁边摆着几条橡木长凳，已经被诉讼人的短裤和代理人的袍子磨损了，磨光了。在大厅的四周，沿着高高的墙壁，在那门扉、窗户和柱子的空档里，是一长串从法拉蒙开始的历代法国国王的雕像：双臂大垂的昏君眼睛低垂；昂首挺胸的明君则双手高举，直指着天空。那些尖拱顶的长窗上都装着五光十色的花玻璃，在大厅的几个宽阔的出口处，是几扇雕刻精美的门扉。而且所有这一切，圆拱、大柱、垣壁、窗框、护壁镶板、门扇、塑像，从上往下双目中流溢着湛蓝与金黄，色泽斑斓，光彩照人。但是，我们看见的时候，这种辉煌的色泽已有了几分暗淡，到了 1549 年，就几乎完全被蜘蛛网淹没了，但据说就是这一年，杜勃雷尔对其赞美不已。

我们来设想一下：这座长方形的宽阔大厅，在 1 月的某一天，

光线暗淡，拥入了一大群人，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吵吵闹闹，沿墙逛荡，绕着七根大柱转悠，这样一想，就会对整个场面有一个模糊的印象。

当然啦，假如拉瓦雅克没有刺杀亨利四世，那么司法宫的档案室就不会存有拉瓦雅克案的卷宗，而拉瓦雅克的从犯也不会出于利益关系去销毁那些卷宗，放火的人们也不至于为了销毁那些卷宗而又无计可施，只好放火焚烧档案室，好把卷宗烧毁。总而言之，这才会有 1618 年那场大火。古老的石马宫连同它，也就会依旧安然屹立。这样我就可以告诉读者：“你们自己去看一看吧！”于是我们双方也就都省事了：我免得如实进行描述，您也就省得阅读了。这件事可以说明一个真理，凡是大事，其后果往往是无法预料的。

事实上，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或许拉瓦雅克根本不存在同谋，又或许他有同谋，但并没有参与 1618 年的火灾。同样，还有两个说法也具有一定的道理，其一，众所周知，3 月 7 日后半夜，从天空掉落了一颗宽一尺、高一肘的火星，而恰好落到了巴黎城；其二，戴奥菲尔的四行诗作了这样的证明：

一事说来真凄惨，
司法女神在巴黎。
皆因辣椒吃过头，
烫得庙堂焚作灰。

上述是对火灾的三种包括政治的、自然的和诗的解释，无论人们有何想法，火灾发生的事实终不会改变。由于火灾的发生，再加上人们后来对其数次的修复严重破坏了幸免于难的部分，所以，今天这座宫殿已经残缺不全了。要知道，这座宫殿原本是法国历代国王最初的居所，古老得超越了卢浮宫。这座宫殿在面貌俊美的利浦时代就已经矗立了很久，从而诱使一些人去找寻诸如海尔加都斯描写的、由罗贝尔国王建造的华丽建筑的遗迹。然而，时至今日，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圣路易用作结婚新房的军机处，今天在哪里呢？

他“身穿山羊毛料短袄，上罩无袖粗呢衫，另加黑檀木色的外套，与若安魏耶一起躺在地毯上”审理案件的那座花园，如今又在何处呢？什么地方能寻得到西吉斯蒙皇帝、查理四世和无地王约翰的居所呢？查理六世发布特赦令的大阶梯又在哪里呢？在王太子眼前，马赛尔处死罗倍尔·德·克莱蒙和香巴涅元帅的石板地和小门又在哪里呢？就在此地，人们撕毁了伪教皇贝内迪克特的训谕，将传达训谕的人抓住，戴上了高帽，从小门带出去游街示众。豪华的司法宫大厅和雕琢精美的拱顶、五光十色的窗户、国王雕像、巨柱又在什么地方呢？金漆房间又何处去寻呢？低着头、夹着尾巴的石狮子又在哪里呢？这头狮子和蹲在所罗门宝座前的狮子一样的不卑不亢，都顽强地维护着正义和真理。雕刻精美的门扉和镶嵌着花朵的玻璃窗，这些如今又在何处呢？还有令毕斯高奈特都交口称赞的镂花铁活，以及杜汉西精工细作的木活，它们又在哪里呢？……时间悄然流逝，人事都不如往昔。所有的辉煌和奇迹最终会变成怎样呢？人们要拿什么来替代这些，代替这高卢史呢？又拿什么来替代这伟大的哥特式艺术的杰作呢？从艺术上来看，取而代之的是安放在圣日尔韦教堂大门上的德·勃劳斯先生设计的笨拙的扁圆拱。从历史上来看，留存在我们记忆中的只有对巨柱的诸多讨论，尤其是在今天还在议论纷纷的巴特律之流。

上述都和宏旨没有关系，回过头来，还是继续说说这座古老的司法宫中久负盛名的大厅吧。

在长方形厅堂的一角，放置着一张著名的大理石桌子，那张桌子长度、宽度、厚度，皆为世间少有。借用古老的土地赋税簿籍惯用的那种足以使卡冈都亚垂涎三尺的文体，“该大理石板之肥硕实乃举世无双”。在大厅的另一角是小礼拜堂，路易十一放置了一个描述自己跪在圣母玛利亚面前的雕像。同时，在礼拜堂的中间位置，还放置着查理曼和圣路易的雕像，由此一来，放置列代先王雕像的壁龛就空缺了两个。路易十一之所以做出此种行为，是因为他相信查理曼和圣路易这两位贤明的君王一定能够在天堂得到恩宠。从礼拜堂建立到现在，仅仅只有六年，一切都还很新，无论是雅致的建筑、

惟妙惟肖的雕像，还是小巧别致的金属镂空，都带有一种吸引人的魅力。这种魅力终结了代表法国的哥特式风格，至16世纪中叶，它成为文艺复兴时代仙宫奇境一般的异思遐想。在大厅正面的上方，镂空的玫瑰花窗堪称经典，不仅精细玲珑，而且优雅别致，犹如一颗用抽纱花边做成的星星。

在正对大门的厅堂的中央位置，依靠着墙壁搭建了一个看台，上面铺着织金缎垫。通往金漆卧室的过道的一扇窗户现在被改成了这个看台的入口，能够坐在此处的仅仅是弗朗德勒的使节和应邀观看圣迹剧演出的其他达官显贵。

依照传统，圣迹剧将在大理石桌子上上演。黎明时分，桌子已经全面布置妥当了，那被法院书记们的鞋跟蹭出一道道痕迹的桌面上已经支撑起了一个很高的棚子，从大厅的各个角落都可以看见棚子的顶端，这被用作舞台。棚子外面用华美的帷幔遮挡住，用作临时的演员换装室。还有一架木制的梯子，用作上下舞台和出入换装室的工具，所有演员上舞台表演都要先攀爬这个梯子。即使演出的演员多么令人惊讶、剧目多么离奇、戏剧效果多么突兀，都必须要有凭借这架梯子。这些对于艺术和布景机关都处于童年的时代来说，不得不让人感觉纯真和敬意。

而司法宫典吏的四名捕头在节日或行刑日都会到现场去维持现场秩序，为的是不让市民随意妄行。在这时，他们会分别站在大理石的四个角。

在司法宫的大钟敲响十二下时，演出才会正式拉开序幕，虽然对于演戏来说，等到这个时间开演算是有些晚了，但是不得不迎合弗朗德勒使节们的时间。

围观的群众从黎明开始一直在等待演出，其中一些憨厚且好奇的人可是太阳还没出来就聚集在了司法宫的台阶上，被冻得直发颤；还有一些人说，他们为了抢在第一时间入场，甚至昨天夜里就是在司法宫的大门洞里睡的。此时，聚集的人不断地增多，仿佛泛滥的河水，开始沿着墙壁往上升，很多人都围绕着巨柱，更有甚者还爬上了巨柱的顶端，一直爬至檐板窗台，以及宫殿突起的位置，就连

雕像的凸起部位也聚集了民众。人们内心都急躁不安，原本这天应该是尽情玩乐、共同欢庆的自由之日，但此时只要是被身边的人用胳膊肘顶了一下，或者用鞋子的铁包头踢一下，都会引发激烈的争吵。距离使节团的到来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等待了太久，精神已经消耗殆尽，感觉异常疲倦。人们被关在这样一个空间内，人挨着人，人挤着人，人踩着人，呼吸困难，而喧闹的声音也令人心烦气躁。从各个方向仿佛都传来了咒骂声，他们在骂使节团、市政总监、波旁红衣主教、法官、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夫人、教堂的侍役们，还有糟糕的天气、巴黎主教和胡闹王，甚至连那石柱和塑像还有关着的大门和窗户都被骂上了。但对于这一切，学生和仆役们却莫名地开心，他们火上浇油，嘲讽和戏谑不满的民众，使人们的不满情绪更加恶化。

还有一群喜欢做坏事的孩子，他们打碎玻璃，然后快速地爬到柱子上面。他们一会儿对大厅里的人进行嘲笑，一会儿又对广场的人进行嘲笑。且看他们那可笑的动作，听他们清亮的笑声还有同伴们在大厅的两头相互揶揄的呼喊便知道，这群学生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觉得烦闷和无聊，相反他们还很快乐，很善于从眼下的环境中找到人们各种精彩的表演，以此来打发时间，耐心地等待着剧目的上演。

“原来是你呀，约翰·弗罗洛·德·莫朗迪诺！”在这群人中，有人喊道，“你叫磨坊的约翰，真是一点儿也没有错，看看你的两个胳膊，再瞧瞧你的腿，真的很像四只迎着风旋转的风翼，你来多久啦？”那个被叫作磨坊的人是一个小鬼头，他有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漂亮的脸蛋，还有着很淘气的神态，这个时候他正坐在一块尖拱的叶板上。

“见鬼的，已经过了四个多钟头了。”约翰·弗罗洛说道。

“但愿以后下地狱的时候，这几个钟头加进我进炼狱的赎罪时间中。西西里国王那机敏唱诗班的童子，在圣教堂唱七点钟大弥撒，我正好赶上听到了第一节。”

“那个唱诗班很不错，”那个人接着说道，“他们的声音比他们